许涛自传

——记录我所走过 21 年里的记忆残留的每一刻

——失败、耻辱、成功、性格养成、家庭环境、社交状况、、、

目录: 上学前 洗马河小学 沙树林小学 林关小学 浙江。。。。

与爷爷奶奶生活时光

幼时

出生

我出生于 1997 年农历八月初三, 和烂坝址的那位姥姥是"同一天生", 只是他比我大 60 岁。父亲洗马河人士, 名生高, 字生平。母亲烂坝址人, 江氏, 字志群, 名盛群。仔细算一下, 父亲出生于 1973 年 4 月 22, 母亲出生于 1976 年 7 月 24, 我出生那年, 父亲 24 岁, 母亲 21 岁。

父母

关于父母的相识,不胜得知,只记得有人开玩笑说,父亲到烂坝址方向放牛,与母亲相聚,不知真假,猜也差不多。另外就是记得母亲的一块手表,记得小时候随母亲上山砍柴,母亲曾告诉我,他在一年前丢失一块表,那是父亲的定情物,一年之后,又在山上找到这块表,其仍然运转——好一番奇遇。

记事

记不得我是几岁开始记事的,探寻记忆深处,只记得一些原始的记忆碎片,且难以区分 先后了。

记得,小时候在幺妈家玩,好像是和林飞一起,我记得我们绕着柱子转圈圈,然后我一不小心,从高处跌落,后面的事我不记得了,不记得我哭没哭,伤没伤,现在只觉得命大。差点摔死,下面是石头,至少有3米之高,还好我是掉到沟里面,而不是其他地方。

记得,我和林飞一起玩,他总欺负我,我总让着他。我们一起在歪脖子枇杷树上大便,一起拿着煤钩玩,其他的记不得了。

记得我头皮受伤, 母亲抱着我, 用生姜搽头皮, 不过还是没有什么效果。

记得,我小时候不喜欢洗头,每次洗头都是搞的像杀猪一样,我四处躲藏,及其不情愿,

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 现在我也不理解。

记得小时候我们和柳群一起玩,躲在干草里,用一个针头还是什么,玩打针,当时差点让她脱了裤子,哎,不知道这模糊记忆是不是幻觉。

记得那时我家门前就是一篇荒的,门前有一颗柿子树,院坝长了许多"面条草",我们成天用它打结,系辫子,门前哪里还有一个土堆,有一个小路通往柳群家。现在已经没有了。

记得小时候家里养了许多小鸡,但是那是老鹰很多,时不时就给你叼走一只。有一次,父亲亲眼目睹了一只老鹰叼小鸡来了,很不幸,这只老鹰出师不利,被老母鸡给逮着不放,这母爱的力量也是巨大的啊。父亲乘势逮着了这只老鹰,后来把它吊在柿子树上,打死,以起着杀鸡儆猴的作用,防止其他老鹰再次来。

哦,对了,以前门前有一颗柿子树,远波(许松)家的。好像每年都会结一些果子,然后我们小孩子就很馋,早不早就打一些下来吃,不过很涩。他们把柿子堆放起来,等一段时间再去拿来吃.很甜。

关于我家的住房,还记得我家原来没有那个砖房,是全木房,后来不知怎地,我家就把 木房拆了一部分,用水泥砖搭了一个烤火房,存至今日。

记得好像还是搭烤火房那时,用混泥土把门前的那点地铺了,好像是冬天,林飞总是来踩,害的父亲大骂。小时林飞胆子大,无法无天,名曰许雄霸。

记得小时候冬天会下大学,很大,很厚,我起早搭雪人,和其他一些大一点的孩子打雪仗,记得有一次堆了一个很大的雪人,很多天才化。现在几乎不会下那么大的雪了,时过境迁啊,不知到底是温室效应的作用,还是一个冰冻周期的迭代。

记得在一个冬天,母亲在洗衣服,我玩刀,把我的左手中指的指根关节上的肉切掉了,那个关节都可以看到,十分吓人,不记得我哭没,只记得当时母亲很生气,好像身体也不舒服。

父亲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去打工的,现在他当时去了江苏等地,想起了,那段时间一直是我和母亲住。记得一次母亲打了我,奶奶来哄我。

记得柳群家有一颗大白果树,每年都会结很多白果,我每天早上都会去捡白果,那是可以卖钱的。

(2019/9/13 中秋)

记得小时候和爷爷奶奶在一起住的时候,那时只有伯娘家有一台电视,我每天晚上都会到他们家去看电视。有趣的是,每次去之前,我都要看他们家开电视了没,我跑到这边土方旁,看他们家的窗户是否有光,可能是我胆小,或者脸皮薄吧。几乎每天我都去,有时会看到很晚,比如十二点之类的,回来的时候爷爷奶奶都已经睡觉了,他们为我留了门,我自己偷偷回来。

记得小时候,这边姑公来婆屋,不知道这么回事,我可能天生比较自私吧,每当有其他人来我们家吃东西,我都有一种莫名的不舒服。本质上说,我私心较重,见不得别人占我便

宜,如今的我也仍有此弊病,需要改,大方点。那次我也是坐到地上赖皮,不起来,结果公往地上泼了水,我也记不得后面发生了什么了。

记得那时住在婆屋的那个土屋里面,冬天的时候,每当我要睡觉,爷爷都会送我去睡觉,给我盖好。现在想来,爷爷奶奶小时候对我也是足够了,爸妈不在的那几年,可以说,是他们的爱哺育了我。

记得小时候最初几年是和母亲待在一起的,那时我惹母亲生气了,奶奶就来帮我,把我抱走。父亲很早就出去打工了,他去过不少地方,江苏、浙江之类的。后面在浙江,母亲也要去,依稀记得母亲离开的那天,似乎是晚上,我没有去送,我很"坚强",我表现得很"大人",不过我只不过是用小孩子的方式抗诉,我不满意,在那个最需要爱的时光,谁愿意和母亲分离。可惜,社会、现实是残酷的,经济等因素迫使着母亲外出打工。我想,离开我的那刻,她的内心也是崩溃的吧,只是,大人都太会掩饰,就想我一样,只不过不同的方式

在这之前,我家是烟户,那时父母都在家,是典型的农民。我们家一年会中不少烟,黄水洞上面的那些土(石告嘴)都是种满了的。我们还是用婆家的那个烘棚。

今天就回忆到这里了吧,把这些记下来吧,不去想,不去记下来,这些记忆也会渐行渐远,淹没在脑海中,再也不能浮现。

爷爷奶奶相伴时光

2017年9月22日星期五,也就是丙申年八月初三,我迎来了人生的二十岁生日,弱冠之年,颇有感怀。在此著文,以纪念我的20岁——这个人生不凡的时刻。

回看我走过的20个春夏秋冬,就像一场电影,不乏酸甜苦辣。

1997年生于流渡林关洗马,在哪个贫乏的年代,我度过了我的幼儿时代,父母在我开始读书不久就外出打工,我还依稀记得的是与爷爷奶奶住在一起,每天夜晚,我都会到邻居家看电视,直到主人家要睡觉了。那时村里只有一台电话,一块钱接打一次,父母每隔一段时间打一次电话,电话拥有者就站在他家院坝大声呼叫,我们就跑去接电话,我表现得十分独立,但内心却十分的黯淡,谁能想象一个缺乏父母爱的童年,那时,父亲回家来接电话,我喜出望外,情不自禁地叫了声爸爸,后来父母接我去浙江,走的时候,我还记得奶奶送我们到了流渡,傍晚上的车。到了浙江,一切都变了,长时间的分离与爱缺乏然我对父母产生了生疏感,爸妈称谓难以启齿,至今仍是一块心病,难以自拔。

在浙江我上了三年级,记得到哪里的第一天,老师请我起来自我介绍,我不会讲普通话,就在哪儿站着,时间凝固了,老师问我是不是有什么身体上的不便,我至今任记得。那时我与老表一起,每天回家后就看迪迦,他们不让看,我们就偷偷的看。有一天,老师让我们闭眼睛背书,我用心地去背,老师在我额头上贴了一个五角星,对于我这种农村去的孩子,或许是作为孩子的我们急切的希望得到老师的肯定,一颗小小的红五角星竟让我欣喜若狂,飞奔回家。温州的冬天不好过,我每天上学都顶着嗖嗖的海风,脸被冻得不行,现在想想,这也让我心有余悸。后来,有一个女孩调到了我旁边,我不知道他是受了什么影响,他叉开腿对着我,拿我的手去触碰他的私,我不知道是梦境还是现实,但是记忆竟那么真实清晰,着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,一个非常不好的转变。

后来我转学到了滨海民工子弟学校,在哪里,我认识了一个铜仁的老乡,好像叫黄小武,我们成为好朋友,我在他的带领下去过他家,不过他家的情况并不好。转学后,父母也换了一份工作,从进厂到压砖。我们住在路边的一个小棚屋里,十分拥挤,万般简陋,夏天的时候我们到砖上去睡觉。后来认识了另一个小伙伴,好像叫田慧,那不是个可以交的朋友,我在学校小卖部买了一个一块的漫画,本来是想慢两本,刚好一块钱,但是那个找钱的给了我五毛,我接下了,还跟他炫耀自己用五毛钱买了两本,他去告状了,我万万没想到,自己的好朋友竟这样背叛自己,不知是人心可怕还是年少无知。在哪里,我还喜欢上了一个女孩,可能是年少的喜欢与爱慕,那次他去参加表演,找我借了一块钱,但是当他还钱时,我却无知又愚蠢的说了句"不用还了",其实我的初衷只是想在他面前表现表现耍耍帅,这种弱智的行为我十分后悔,但后来的生活中我还是偶尔会犯这种傻逼的行为。不过,我对那女孩的确爱之深思之切,我竟不想有周末,甚至在周末时急切希望周一的到来,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到异性所给我带来的力量。那是,我是班上学习最好的,每次老师提问我都举手,又一次我不知不觉地举手,上台后却没有行,至今记忆犹新。

在浙江待了一年多,我随父母回到家乡,那个贫穷落后的山村,记得我们到贵阳吃饭时还被黑心老板骗了。回到家,父母买了车,做起了小生意,我又回到了那个曾经的林关完小,终于,我有放弃了追赶时代,一步步落后,在老家,就像在被一座围城围住,对外界一无所知。每天,放牛玩耍,学抽烟,会逃课。我到现在终于明白,农村孩子是这样一步步堕落,一步步输在起跑线上的。

读完五年级, 我转去了流渡小学, 与组里的一个比我大的孩子合住, 每个周回家一次, 现在想想, 那么远的路程, 我竟然无所畏惧, 也行我当时已经明白了生活的无奈, 或是不明白的盲目前行。六年级下学期的时候, 我认识了李佳义, 那个我当作知己的人。我们相交甚好, 一起打架, 一起去河里洗澡。就这样, 我为小学生活画上了一个句号, 尽管不是很圆满。

到了初中时代,我就读于流渡中学,郑华任教。在中学,我也是一个不怎么样的学生,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,我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去打乒乓球,。那是的我,有着发自内心的畏惧,或是内向,自今我还保留着不少的内向性格,江山易改,本性难改,谁说不少呢?我初一下学期成绩有所好转,好像拿了全级第九,虽然并没有多少人,还记得我当时数学竞赛还拿了一个二等奖,这个还是不错的,比起五年级拿到那些毫无意义的奖,又或是六年级没有拿到任何奖项的饥渴与无奈,想想浙江那些学习日子,其实,当时我心也有不甘。

初一读完,我转学了,毫无疑问,这绝对就是我学习生涯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,就像遵义会议在抗战时期的重要性,从此,我变了,彻彻底底的。

转到了建国中学,初二时晏启桥老师任教,。初到乍来,内向的我受了不少罪,当时又深受 sy 影响,ws 又没有搞好,受了不少的屈辱{生活条件差,20人一间寝室},正是这些,我一步步走向内向,换一种说法,就是一步步走向成功,当然,这种所谓的成功代价实在是太高,至今影响着我,阻碍着我,好像使失去了某种莫名的能力。我不后悔,但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无奈与气愤。

在初二,我有一件十分不光彩的事,记得我们那时是要把零花钱交到班主任存放,现在想想,我有一种暗暗的嘲笑,也许现在看来十分搞笑。我存钱到老师,有次取了30元,但老师酒喝多了,记成了30号去的100元。我下一次去取时,他告诉我已经没钱了,当时那感觉,搞得我好像是要去敲诈他一样,为了摆脱这种嫌疑,我找了他,那感觉,真他妈不好受,可气的是,我竟要哭出来,真他妈,这是我人生的耻辱,莫大的耻辱。

初三时,我转班了,初中三年,我就读于两个学校,读过三个班级。转到九七班,胡永福老师任教,那时的我,学习永远是第一位,曾有女生追求过我,我坚定地拒绝了。从初二开始,我努力学习,不放过每一个中午,夜里有时候还去厕所,借着哪里的灯光看一些问题,记得有一次,同班同学问了我一个比较难的物理问题,我在厕所思来思去,终于得到答案,那时心中有难言的喜悦,一般人是不会理解的。我的初三过得照样十分充实。可以说,自从转学以来,我的成绩一路上升,初三半期时考了班级第二,之后成绩一直居于前列,基本都是第一第二,终于要中考了,记得中考那时,天气并不是很好,外面飘着蒙蒙小雨,考语文的时候,我比较紧张,身上还流汗,毕竟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么重要的考试。语文考完,去哪个铁棚下吃饭,还记得胡老师走过来,关心地说,怎么样,还帮我把碗里的一根头发弄了出来,我至今仍记得,感激他的默默付出,喔,还有,考试前,学校安排学生去看座位,他流泪了,这是一位极其负责外表严肃内心温暖的好老师,感谢他,只是上天无情,好人也免不疾病的灾难,他仙逝了……

中考完了,我以全县第四的成绩考入遵义四中,那里,是我从一个无知的农村孩子慢慢开始蜕变的地方,在哪里,我经历了一段痛苦而又欣慰的三年。

高一,卑微渺小,不想回忆。我申请了组长,怀着一颗好奇与畏惧的心,在哪儿,我与另外 6 位同学组成了一个小组,但是,愧疚的是当时我的各方面能力都弱爆了,有十分的内向,组内关系搞得不好,自己都难以融入,哎,可悲,大概这就是我为自己以前打重心放在学习上是原因吧,无奈,可耻。

高二,有一些好转了,毕竟我的改变还是挺大的。